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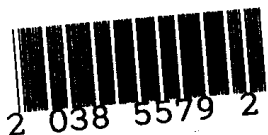
《梨园世家》第二部

梅宝

秦瘦鸥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

梅 宝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8322
424 2



2 038 5579 2

责任编辑：李中法

封面装帧：王裕巽

梅 宝

秦 瘦 鸥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苏州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5 插页2 字数181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230,000册

书 号：10077·3052 定 价：1.05 元

《梨园世家》第一部

《秋海棠》

故 事 梗 概

故事写的是我国解放前旧社会里一个名艺人的悲惨遭遇。

秋海棠本来的艺名叫吴玉琴。他是沧州乡下穷人家的孩子，十三岁就学戏。因为脸庞清秀，身材纤瘦，师傅指定他学青衣。

他生性聪敏，本身条件又好，未出科就颇有声名，行事和学问也不比一般的念书人差。当时国内是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，带兵的头儿各据一方，称王称霸，残害百姓。热河镇守使袁宝藩是个野蛮粗鲁、荒淫无耻的家伙，秋海棠常受他的侮辱。幸亏袁宝藩的侄儿袁绍文是个正直的年轻人，他和秋海棠结成好友，从中力劝，才阻止了袁宝藩对秋海棠的非礼举动。

秋海棠已是名闻全国、誉满京津的红角，物质生活相当优裕，精神生活却非常孤寂，他内心对真正的爱的渴求是不言而喻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遇见了罗湘绮，引发了他胸中爱情的火花。

罗湘绮是天津省立女子师范的高材生，

107/62/21

年年考第一，又加容貌出众，被称为女子师范的校花。她在女师毕业的时候，由校长指定她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同学致谢词。到校参加典礼的要人很多，其中也有热河镇守使袁宝藩。袁宝藩见了她便不肯放过，连压带骗，硬是占有了纯洁的湘绮，作为第三房姨太太。

秋海棠在天津搭班演戏，因师兄赵玉昆和人打架闯了祸，要托人求情，到袁公馆去拜望罗湘绮。两人一见钟情，两颗心紧紧地连到了一起。不久，湘绮怀孕生了一个女儿，赵玉昆弄来一个男婴，当做袁宝藩生的，把女孩换出来，交给了秋海棠，并给这女孩起名叫梅宝。

不幸他们两人的关系被袁宝藩的马弁季兆雄发觉了。以后季就经常向秋海棠进行敲诈。有一次，季敲诈未遂，便把秋海棠和罗湘绮的事向袁宝藩告发。袁宝藩大怒，把秋海棠绑在庭院里的树干上，用尖刀在他脸上划了一个大十字。

从此，秋海棠变成了丑八怪。这个十字不仅划在他的脸上，也深深地划进了他的内心，使他觉得抬不起头来。

秋海棠伤愈后，便带着女儿梅宝迁到自己的故乡李家庄定居。几年以后，听说袁宝藩兵败身死，他庆幸湘绮重获自由，最初是希望和她重聚的，但一想到自己那张被毁坏的脸，还有因银行倒闭，失去了多年的积蓄而引起的经济困难，必将使湘绮陷于很深的痛苦，便决定不再与湘绮相见，带着女儿悄悄地搬到了别处。

梅宝长大了，长得和母亲一样聪明美丽，言谈举止也和母亲一样端庄稳重。秋海棠爱女如命，自己省吃俭用，供梅宝读完小学，又送进了中学。

梅宝还没有念完初中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秋海棠带着女儿逃难来到上海，尝尽了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之苦。过去拼命给他捧场的那些人，现在一看见他就变了脸。为了生活，他只得充当武行，几乎累死。梅宝于心不安，便随着邻居韩老头和他的姑娘一起出去卖唱。

袁宝藩死后，湘绮走出袁家，多方打听秋海棠的下落。她好不容易才找到秋海棠原住的李家庄，偏是父女俩又搬走了，寻访三年多，消息全无。后来她到了上海哥哥家里，以教育哥嫂的独生子少华为己任。她哥哥罗裕华长期在上海纺织厂当高级职员，到抗战爆发时，生活已比较富裕。

湘绮的侄儿少华现在是个大学生，有一次在酒楼碰到卖唱的梅宝，一下子就对她产生了好感。由少华对梅宝的爱为引线，促成了湘绮、梅宝母女的相会。被多年的苦难烦恼所折磨，身患重病的秋海棠，不愿让梅宝经常出去卖唱，宁可自己继续在台上翻筋斗，维持生活。及至梅宝引着湘绮去找他时，他已摔伤很重，奄奄一息，只在临终前见了湘绮一面。

失去父亲的梅宝在黑暗的旧社会里，遭遇又将如何？作者将在《梅宝》这部作品里为读者作详尽的描述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长篇小说《梨园世家》的第二部。第一部就是著名小说《秋海棠》。《梅宝》以著名京剧艺人秋海棠之死为起点，描写了秋海棠的女儿梅宝，在她母亲罗湘绮的精心保护和前辈赵玉昆等的帮助下，多次避开汉奸兼国民党特务王辉祖的追逐，跟随老艺人学艺和演出的曲折经历，从而揭示了敌伪、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旧艺人的苦痛生涯。最后，梅宝挚友高燕庭终于设计私下处死了王辉祖，并与梅宝一起，以喜悦的心情，迎接人民春天的到来。本书曾在上海《解放日报》连载，由作者修改后出版单行本。

目 次

一	韩家姑娘·····	(1)
二	罗少华·····	(17)
三	姑嫂之间·····	(27)
四	赵玉昆·····	(33)
五	伪联保长·····	(41)
六	从偷学开始·····	(56)
七	跑官女·····	(72)
八	罗裕华的下场·····	(82)
九	高瞎子·····	(93)
十	高燕庭·····	(108)
十一	借台练戏·····	(119)
十二	一场善与恶的搏斗···	(135)
十三	“天亮了!”·····	(152)

十四	江家班·····	(164)
十五	小老旦之死·····	(185)
十六	在风浪中成长·····	(199)
十七	两支插曲·····	(211)
十八	海棠社出师不利·····	(228)
十九	江滨夜斗·····	(239)
二十	杏花春雨江南·····	(251)
跋	·····	(260)



韩 家 姑 娘

夜空如墨，星星和月亮已为云层所掩住，只剩下一串串因电力不足而显得黯然无光的街灯，勉强照出了街道和房屋的轮廓。时间刚过午夜，但两三年来，号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，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下，已经创巨痛深，早先人们所夸说的那座不夜城的范围已越缩越小，所谓不夜的时间也越缩越短。晚上打过十点钟，除了市中心区一带以外，到处出现死一般的沉寂；只偶然可以听到一阵厚重的军靴所踩出来的橐橐声，使人们更加感到毛骨悚然。

上海西区小沙渡路上一条杳无人迹的小巷里，骤然响起了几下急促的叩门声，接着有人焦急地在叫唤：

“……开门哪！梅姑娘，梅姑……”

当梅宝在睡梦中被惊醒时，一下真还闹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乒……乒……乒……”

打门声越来越急，同时夹杂着有些哆嗦的叫喊声：“梅宝，开门哪！……劳驾，快……快一点……”

她本能地滚下床沿，摸索自己的鞋子。这动作把睡在里床的妈妈罗湘绮也惊醒了。

湘绮先拉亮了床头那盏小灯，仔细倾听了一下。当她开

始穿衣时，便催促梅宝：“快下去吧，人家唤的是你。小心点，别吵醒了舅舅他们。”

时序已入初夏，即使在夜半，屋子里的寒气也不重。梅宝套上一件蓝布旗袍，跌跌撞撞地打楼梯上急奔而下。

“……开门哪！劳驾……”

在黑暗里，她差一点给一张竹凳绊倒，这才想起灯还没有开。

到了楼下，声音更清楚一些，梅宝可以分辨出叫门的是个妇女，并且很快就从对方的山东口音里听出了来的是谁。

“呀！是韩大娘哪！她怎么会在半夜里赶来呢？”梅宝的心头马上涌起了一种不祥之感。

自从秋海棠病重去世，她随同湘绮住到罗家之后，虽然处境变了，还进入学校，结识了不少同年龄的新朋友，可是她跟韩家姑娘之间，仍然保持着同胞姊妹般的关系。共同挣扎在饥饿线上所产生的友谊，如同乱石堆里钻出来的劲草，不会因漫长的岁月或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摧折、枯萎。

她一路小跑，穿过厨房，匆匆拉开了后门。

“梅姑娘！”门才开得一半，外面的人已直扑进来，紧紧地抓住了梅宝的肩头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来的正是韩大娘。可是梅宝仍然有些惊疑不定，她弄不懂这位才四十多岁、向来安详镇定的韩大娘，怎么会一下变得这样狼狈，披头散发，脸色惨白，两个眼眶哭得通红，浑身象筛糠似地在发抖？

她怔怔地瞅住对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这时湘绮也已随后下楼，赶到厨房里，一伸手先推上了后门。

“呀！是韩家大嫂子嘛！快进里边去坐。”

她和梅宝扶掖着大娘，走进了罗家楼下的那间小会客室，打算把客人让到沙发上去。那知韩大娘直着双眼，只向湘绮哭叫了一声：“不好，出事啦！她大婶！”整个身子便直往下滑，顿时昏晕过去了。

这可使湘绮也慌了手脚。她用尽力气，托住了韩大娘的上半个身子，不让她躺到地板上去，同时急忙指挥梅宝：“快，去拿冷水来！还有脸盆、毛巾，一起都端来！”

梅宝车转身子，飞步抢进厨房，却突然想起毛巾都在二楼，便又赶紧抽身，往楼梯上冲。

这一阵子的折腾，声响不小，把罗裕华夫妇和他家的女佣李妈、婢女阿菊都闹醒了。大家陆续来到客厅，帮着给韩大娘按胸顺气，撬开牙关灌汤水，敷冷毛巾……足足乱了七、八分钟，韩大娘的眼睛才睁开。可是她一见梅宝，又紧紧地抓住了她的双手嚎啕大哭，半句话也吐不出来。

梅宝猜不透韩家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只是用自己的手帕轻轻地给韩大娘擦抹眼泪。

罗裕华的妻子张近玉皱起眉尖，靠在旁边的一张皮椅子上，冷冷地瞅着那个衣衫破旧的不速之客，透出很不高兴的神气。

湘绮拉过韩大娘的手，轻言细语地抚慰了大半天，好不容易才使她止住悲泣，说出了当天他们一家遭到的那场飞来横祸。

和梅宝的分手，使韩家祖孙三代都感到有些黯然，可是他们知道得很清楚，湘绮和梅宝自己还没有家，过的是寄人篱下的日子，不可能把他们掣带在一起。梅宝虽然年轻心热，曾经

私下恳求母亲，希望至少把韩家姑娘也接到她舅舅家去。但湘绮毕竟比她多懂得一些世故人情，知道哥哥罗裕华目下正在失业中，经济远没有过去宽裕，而她嫂子张近玉的性子又是早已被她看透了，因此只能反复劝导梅宝，使她放弃了那种幻想。

后来韩家姑娘和梅宝少不得常有来往，但更多的是梅宝去看望她。逢到学校放假的日子，梅宝往往丢掉一切，整天和她这位曾共患难的朋友做伴，形影不离。

韩老头的处境依然很糟。他既无门路，又没什么特长，一时又不敢贸然回到山东老家去，于是只能继续留在上海，以东新桥附近的那所小客栈为家。父女俩仍操旧业，每天晚上，一个挟着把京胡，一个捧着个戏折子，挨进酒菜馆去卖唱，多少挣几个钱来维持生活。可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干脆把英、美、法各国的势力都赶走了，使自己成为上海唯一的主宰，对中国老百姓的奴役则越来越残暴，往往借口搜查抗日分子，任意抓人杀人，甚至把一大片居民区封锁起来，几天、几个星期不准人们出入，造成大批老弱妇孺和重病号的死亡。而在那些灯红酒绿的大饭店、大酒楼里大吃大喝、逍遥作乐的，则几乎全是日本军官、特务以及汉奸、伪军、伪警之流。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一不高兴，就出歪点子作践人；几杯黄汤下肚，更是兽性大发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韩老头纵然饿得两眼发花，也不敢虎口觅食，再带着爱女出去卖唱。

全家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多亏一位山东同乡的热情帮助，介绍老韩到附近的一处菜场里去，帮那些较大的摊贩做些杂务，每月挣上几个钱。他老母和妻子原会做些北方面食，就

每天蒸上几笼枣糕、窝窝头之类，让韩凤英拿到菜场外面，摆个摊子做小生意。

梅宝知道他们生活艰苦，也不时从湘绮那里拿一些钱来接济他们，或者在她母亲为自己做新衣时，故意要求多做一套，转送给韩凤英。韩家的人自然也很感动，老韩往往特地去买来黑市白面粉，要他妻子做一些比较精致的糕点，让女儿送到罗家去作为答谢。

这天下午，太阳快下山了，菜场正上晚市。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两名伪警，在韩家姑娘摆的摊子前经过。日本兵突然站住了脚，眯着一双饿狼似的怪眼尽往韩凤英的脸上瞟，窘得韩凤英赶紧低下头去。

“啊哈，花姑娘！这个花姑娘的好！”日本军官涎着脸乱嚷，一边回头去向两个伪警直打手势。

伪警们迟疑了一下，终于从两边往韩家姑娘的背后包抄过来。

韩凤英立刻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，急忙扔下摊子，打算逃。可是已经迟了，那个矮胖粗壮的日本军官抢上两步，劈胸把她抓住；本来她还可以往后闪，但两个伪警已把她的退路堵住了。

韩凤英情急拼命，一边奋力挣扎，一边撞开了右手的那个伪警，决心闯出去。但她那件破旧的上衣，在挣扎中划然撕裂，她不得不先伸手掩住自己的胸膛，脚下迟了半步。那日本兵趁此赶上，又紧紧地扭住了她。

“救命哪！救命！……”她继续挣扎，同时狂呼求救。

有几个行人正经过这里，见到这一幕，都透出忿忿不平之色，缓缓地围拢上来。但大家眼见那个日本军官腰里挎着盒

子枪，谁又敢贸然出头呢！两个伪警则是咧着大嘴，站在一边狞笑。

韩家姑娘平时纵然胆小谨慎，从不惹是生非，这时为了不甘受辱，也只得豁出去了，一路手抓口咬，全力抵抗。受伤的日本兵立时兽性大发，抽出一手，狠狠地在她脸上刮了几下，打得韩凤英鼻青眼肿，满嘴鲜血。

正在这时候，老韩闻讯赶来，看到爱女危急，那里还顾得自己，疾忙扑上去抱住了那个日本兵的腰，嘴里直喊：“快逃！快逃！”希望女儿能够脱身。

受过柔道和摔交训练的日本兵哪里把韩老头放在心上，只一转身就把老韩摔倒了，跟着又举起套着大皮靴的右腿，狠狠地在他小腹上踹了几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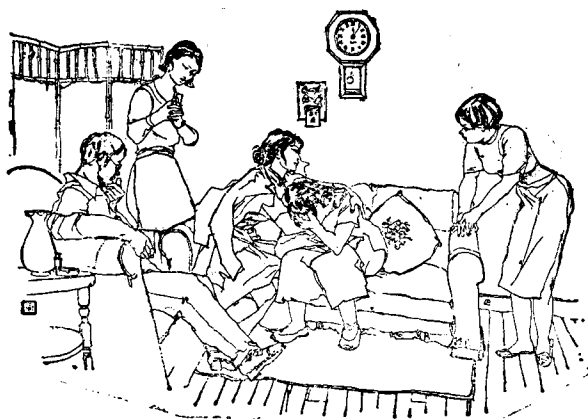
“呀！爸爸！”韩家姑娘一声惨叫，就在人行道上昏死过去。

两个伪警眼见韩老头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裤裆里血水流出，知道他十九已经丧命，便挨近那个日本军官，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。

日本兵恶狠狠地瞪眼向四周扫视了一下，拍拍腰间的盒子枪，若无其事地迈开大步，走出了人群。

当菜场上的熟人赶到时，韩老头已经咽气。韩家姑娘虽然被救醒了，却直着双眼，咬牙切齿地逢人便打。她已经给吓疯了。

韩大娘在慌急哀痛之中，虽然并没有把这件祸事的始末都说清楚，可听的人都已经愣住了，屋子里出现了短时间的沉寂。



罗湘绮、梅宝等听完韩大娘述说韩老头和韩凤英被日本兵迫害的经过后，都给愣住了。

梅宝睁着一双泪眼，牢牢地瞅定自己的母亲，显出极度焦急的神气，只盼湘绮立即点头，让自己尽快奔赴东新桥探视韩凤英；或者大家一起赶去，想法子把韩家救出困境。

湘绮这时心里也十分难受，并且立即意识到自己和梅宝都义不容辞，应该马上跟着韩大娘回去，帮她料理老韩的后事，更重要的是必须赶紧送韩家姑娘进医院。但她在前半生中饱经忧患，且已进入中年，自然要比梅宝想得更多，也沉稳得多。

尽管日本侵略军的头子为了故示镇定，还没有在市区正式发布戒严令，但实际上各处通衢要道都已设置了许多路障，铁丝网和沙袋满街都是，随时可以堵塞起来，禁止通行。日本宪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岗哨、游动哨更是星罗棋布，所在都有，撞到他们等于碰上凶神恶鬼，平白无故地会出事。因此在这样的深夜里，一般老百姓都是不敢出门的。况且沦陷区内汽油匮乏，一切可用的燃料的储运和供应，全部由日本军方控制，出租汽车早已全部停驶，一般富户也很少有自备小汽车了。晚上既没有公共车辆，连三轮车也很难雇到。这时候要从位于西区小沙渡路上的罗家赶到东新桥去，根本无车可搭。方才韩大娘是在情急无计中才拼性命地徒步奔来的，此刻如果再要她徒步赶回去，体力也未必能够支持。

急人之难固然要紧，湘绮也决不愿意再让梅宝去涉险了。就是她自己，也还不是个白发萧萧的老婆婆，半夜里在外边走路，同样很不安全。这一切都是明摆着的，竟使她半天拿不定主意，只是搓着双手，低下头出神。

“二妹……”罗裕华看到湘绮神色之间十分为难，忍不住想帮上一手。可是他妻子已走了上来，拉住他的衣袖，抢先发